

夜晚

THE NIGHT CIRCUS

马戏团



ERIN MORSE

[美] 埃琳·摩根斯顿 著
金逸明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014033172

I712.45
2034

夜晚 THE NIGHT CIRCUS 马戏团

ERIN MORGENSTERN

[美] 埃琳·摩根斯顿 著 金逸明 译



I712.45
2034



北航

C1721941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晚马戏团/(美)摩根斯顿著;金逸明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329-4385-2

I. ①夜… II. ①摩…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485 号

图字:15-2013-153

Erin Morgenstern

THE NIGHT CIRCUS

Copyright © Erin Morgenstern 2010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夜晚马戏团

[美]埃琳·摩根斯顿 著 金逸明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385-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夜晚马戏团》各界盛赞

魔幻。迷人。魅惑。催眠。

——美联社

趣味盎然的首作。《夜晚马戏团》将你带入一个黑暗但又炫目的世界。一个完全实现了的梦。你是不会想离开的。

——《老虎的妻子》作者蒂亚·奥布莱特

埃琳·摩根斯顿创造的这个马戏团，正是我一直渴望的。这个马戏团里有一对互相竞争又互相爱慕的魔法师，具备超能力的小猫，复杂的钟表，以及对美的其他优雅展示。这是一本神乎其神的书！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作者奥德里·尼芬格

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一本不可思议的书，你无法逃离它的魔力。《夜晚马戏团》就是这样的佳作，文笔优美，迷人得不得了。如果今年只读一本小说，就是它了！

——《天使学》作者丹妮尔·特鲁索尼

纯粹的愉悦……埃琳·摩根斯顿是一个才华洋溢的经典故事讲述者，魅惑和魔力的编织者。虽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等着我做，但我就是停不下来，只能把书读完！

——《柠檬蛋糕的特种忧伤》作者艾梅·本德

准备好拿奖吧……一部分爱情故事，一部分童话，铸就了这本引人入胜的杰作……描述如此鲜活，你不禁以为纸页在手中呼吸……《夜晚马戏团》超越了类型，超越了期待。

——《波士顿环球报》

无边无度的想象力。

——《人民》

摩根斯顿用她柔软的文笔变出了诸多戏法：云的迷宫，一艘书做成的船，漂浮于墨海之上，帐篷里居然有一片广袤的沙漠。

——《沙龙》

摩根斯顿这部精致的小说，会让你想离家出走，追随马戏团。

——《今日美国》

对这部小说只会产生一个反应：哇！作者的想象力会将你裹挟进幻想，在飞行中透不过气来。

——《泰晤士报》

魅惑……我完全被书中的世界迷住了——饱满的颜色和质地，意想不到的气息和滋味。一个绚美的世界，小说中少有。

——《卫报》

先现音^①

马戏团毫无预兆地到了。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市中心没有张贴任何宣传海报，当地的报纸上也没有刊登任何消息或广告。它就这么来了，昨天还没有。

高耸的帐篷上刷着黑白两色的条纹，看不见一丝金色或绯红。除了附近的树和周围田野上的草，没有其他一点颜色。灰色天空映衬下的黑白条纹；无数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帐篷在一圈精心打造的铁栅栏的围绕之中，构成了一个毫无色彩的世界。从外面看进去，任何一点可见的地面都被油漆、粉刷或用马戏团的某种招数处理成了黑色或白色。

但它没有开张。还没有。

不出几小时，镇上的每个人都听说了。到了下午，消息就在几个镇子里传遍了。口口相传的广告比宣传册或海报上的铅字和感叹号更为有效。一个神秘马戏团的突然出现，是个不同寻常的重大新闻。大家惊叹于最高的那顶帐篷惊人的高度。他们凝视着大门内没人能确切形容的时钟。

大门上挂着一块黑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

① 音乐术语，同一声部中，后和弦的和弦音提前出现在前和弦中所形成的外音。

黄昏开门

黎明关门

“什么样的马戏团会只在夜里开放呢？”大家问道。没有人确切的答案，但随着夜幕降临，大门口聚集起了一大群观众。

当然，你也是其中之一。和往常一样，你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你站在渐渐消逝的光线下，把脖子上的围巾系紧以抵挡傍晚的寒风，等着亲眼一睹究竟是什么样的马戏团只在太阳下山后才开门。

大门之后清晰可见的售票亭上了门闩，紧闭着。那些帐篷除去在风中非常轻微的抖动，没有任何变化。马戏团里唯一在动的只有那个时钟，如果那尊非同寻常的雕塑可以被叫做时钟的话。

马戏团看上去空空荡荡，像被遗弃了一样。但你认为你或许在秋叶清爽的气息下，闻到了飘在傍晚微风里的焦糖味。一种凉丝丝的微弱甜味。

太阳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下面，黄昏日光的余晖越变越弱。你周围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大家都不停地跺着脚，小声抱怨说不等了，去找一个更暖和的地方度过夜晚剩下的时光。你自己也正在纠结是否要离开，这时马戏团却有了动静。

先是啪的一声响。风和谈话声让人几乎听不到这个声音。接着传来一个类似水壶里的水快烧开时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亮光。

微弱的亮光开始在各个帐篷周围闪烁起来，整个马戏团仿佛都被特别明亮的萤火虫覆盖了。等待的人群看着马戏团亮起来，安静了下来。你身边的人屏住呼吸。一个小孩看到这个场景，开心地拍起手来。

当所有的帐篷都亮起来，在夜空下闪烁时，一块招牌显现了出来。

它横在大门顶上，隐没在铁艺弯花之中，招牌四周许多类似萤火虫的灯亮了起来。它们越变越亮，发出噼啪的声响，有些灯在亮起来时还伴有一串闪亮的白色火星和几缕轻烟。离门最近的人不由后退了

几步。

起初,只是一些随意射出的光线。但随着更多的灯亮起,光线形成了一行清晰的字母。最先可辨认的是一个字母 C,接着更多的字母显现出来。一个 q,奇怪,还有几个 e。当最后一盏灯泡啪的一声亮起,烟雾和火花散去后,这行字终于变得清晰可辨,那是一块精美的发光招牌。你身体往左斜一点,看得更清楚了,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le Cirque des Rêves

人群中的一些人心照不宣地微笑着,另一些人则皱起眉头,疑惑地看着周围的其他人。你身边的一个孩子拉拉她妈妈的袖子,想知道这行字是什么意思。

“梦幻马戏团。”她妈妈答道。女孩开心地笑了。

然后铁制大门抖动着开启,两扇门似乎是在按自己的意志行动。大门向外旋开,邀请人群入内。

现在马戏团开门了。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第一部

原基^①

整个“梦幻马戏团”都是由一个个圆圈构成的。这也许是为了说明“马戏团”这个词的词源，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中的 kirkos 一词，意为“圆圈”或“环形物”。历史上，许多马戏团的构造都是如此，不过眼前的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传统的马戏团。它不是只有一顶帐篷和几片圈起来的圆形表演场地，它有许多顶有如金字塔一般的帐篷，一些帐篷很大，一些则比较小。圆形的栅栏内，帐篷绕圈排列，构成一个又一个的圆环。

——弗雷德里克·蒂森写于一八九二年

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他的道路，他所受的惩罚是，他会比这世上的其他任何人都先看到黎明。

——奥斯卡·王尔德写于一八八八年

① 生物学术语，个体发生中发育成机体特定器官的胚胎区。

不期而至的邮件

纽约，一八七三年二月

在账单上被称为“魔术师普洛斯彼罗”的男人，收到了经由剧院办公室转交的相当多的信件，但这是他第一次收到装着自杀遗书的信封，它被仔细地别在一个五岁女孩的外套上，首先呈现在他的面前。

护送小女孩来到剧院的律师不顾剧院经理的抗议，拒绝解释，扔下她，耸耸肩膀，抬了下帽子就赶快走了。

剧院经理不需要读信就知道这个女孩是来找谁的。乱蓬蓬的棕色卷发下，朝外窥视的这双明亮的眼睛，是魔术师本人眼睛的缩小版，但从与身体的比例来看，她的眼睛更大。

经理拉起她的手，她柔软的小手指与他的交缠在一起。她拒绝脱掉外套，虽然剧院内很暖和，当他问她为什么不脱衣服，她只是固执地摇摇头。

经理把女孩领进自己的办公室，不知道接下来拿她怎么办。她安静地坐在一把并不舒服的椅子上，椅子上方挂着一排镜框，镜框里镶着剧院过去节目的宣传海报，椅子周围摆着许多装有门票和收据的盒子。经理给她倒了一杯多加了一块糖的茶，但直到茶凉了，她都没有碰一下桌上的茶杯。

女孩没有动，也没有在她的位子上坐立不安。她一动也不动，双手叠放在大腿上。她眼睛朝下看，盯着自己那双没有完全着地的靴子。一只靴子的脚尖处有一点磨损，但鞋带结是完美的蝴蝶结形状。

密封的信封别在她外套从上面数第二颗纽扣上，直到普洛斯彼罗

到达。

在门打开之前，她就听到了他，他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跟经理沉稳的脚步很不同，来来回回好几次的经理脚步轻得像一只猫。

“还有一个……给您的包裹，先生。”经理打开门，一边说，一边把他引进逼仄的办公室，接着便开溜去处理剧院的其他事务了，根本不想见证这场会面。

魔术师身披一件饰有耀眼白色丝绸的黑色斗篷，手持一沓信，他扫视了一眼办公室，以为会发现一个纸包的盒子或板条箱。当女孩抬头用和他自己一样的眼睛注视着他时，他才意识到剧院经理所指的包裹是什么。

魔术师普洛斯彼罗见到女儿的第一反应是一句简单的感叹：“啊，他妈的。”

女孩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靴子上。

魔术师关上房门，把那沓信扔在桌上的茶杯旁边，看着女孩。

他扯下别在她外套上的信封，将别针依旧牢牢地别在纽扣上面。

信封上写的是他的艺名和剧院地址，但里面的信却是以他的真名赫克托·鲍恩来称呼他的。

他浏览了一下信的内容，写信人所欲取得的任何感情效果，最后都化为悲惨和徒劳。让他稍作停顿的唯一一件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是：现在留给他照管的这个女孩显然是他自己的女儿，她名叫希丽娅。

“她应该给你取名叫米兰达。”这个被称为“魔术师普洛斯彼罗”的男人轻笑一声，对女孩说道。“我猜是她不够聪明，没有想到这个名字。”

女孩又抬头看他。黑色的眼睛在卷发下眯了起来。

桌上的茶杯开始摇晃。随着杯子釉面上的裂缝延伸开来，茶水起了波纹，接着茶杯碎成了一堆带有花饰的瓷片。冷掉的茶水洒满茶碟，溢出滴在地板上，在抛过光的木头上留下一道道黏黏的痕迹。

魔术师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又看着桌子，然后洒掉的茶水开始在地板上聚拢上升。碎裂的瓷片立起来，在茶水周围聚合，最后杯子再次完好地出现在那儿，柔柔的蒸汽袅袅而起。

女孩盯着茶杯，瞪大了眼睛。

赫克托·鲍恩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托起他女儿的脸，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她的表情，接着放开她，他的手指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了几道长长的红印。

“你可能有点意思。”他说。

女孩没有回答。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几次试图给她改名，但除了希丽娅，她对其他任何名字都没有反应。

几个月后，魔术师一断定她准备好了，就亲自写了一封信。他没有写地址，但信还是抵达了大洋彼岸的目的地。

一位绅士的赌注

伦敦，一八七三年十月

今晚是短暂合同期内的最后一场表演。魔术师普洛斯彼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光临伦敦的舞台了，这次的合约为期只有一周，并且没有日场。

票虽然贵得要命，但还是很快就销售一空，剧院被挤得满满的，许多穿着袒胸露背礼服的妇女都手持扇子不停地扇风，以驱除空气里逼人的热气，尽管外面已是一片秋寒。

夜晚的某一刻，这些扇子中的每一把都突然变成了一只只小鸟，在剧院里掀起喧嚣的掌声。当每只鸟都回来，变成仔细收起来的扇子落到它们各自主人的腿上时，掌声更响了，虽然一些人看得目瞪口呆，忘了拍手，只知道惊讶地把饰有羽毛和缎带的扇子在手里翻来翻去，完全不再顾及室内的闷热。

身穿灰色西装、坐在舞台左边包厢里的男人没有鼓掌。他没有为这场表演鼓掌，整个晚上没有一个把戏能让他鼓掌。整场表演中，他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着舞台上的男人，目光一刻都未移开。他戴着手套的手一次也没有抬起来鼓掌。对于那些引发其他痴迷观众鼓掌、屏息凝神或偶尔惊叫的技艺，他甚至都没有抬过一下眉毛。

表演结束之后，穿灰西装的男人驾轻就熟地穿过剧院大厅里拥挤的观众。他闪进一扇通往后台更衣室、挂着门帘的门，没有人注意到他。后台工作人员和化妆师们瞥都没有瞥他一眼。

他用拐杖银色的尖端敲敲走廊尽头的门。

门自动开了，门后是一个乱糟糟的更衣室，里面排满了镜子，每一面镜子都照出一个不同角度的普洛斯彼罗。

他的燕尾服被懒洋洋地扔在一把天鹅绒扶手椅上，套在他花边衬衫外面的马甲没有系扣子。在他的演出中非常醒目的高帽子就挂在旁边的帽架上。

他在舞台上显得比较年轻，岁月的痕迹都被舞台脚灯耀眼的光线和层叠的化妆品掩盖了。此刻镜子里的脸满是皱纹，头发也明显灰白。但当看到站在门口的男人时，他咧嘴一笑，笑容里透出一股年轻的活力。

“你讨厌我的表演，是吧？”他盯着镜子里幽灵般的灰色映像问道。他用一张原本可能是白色的纸巾从脸上擦下一层厚厚的残粉。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赫克托。”穿灰西装的男人说着，轻轻地关上门。

“你鄙视每一分钟的表演，我能看出来。”赫克托笑着说。“我一直注视着你，不要试图否认这一点。”

他转身，伸出一只手，但穿灰西装的男人没有接受。作为回应，赫克托耸耸肩，朝对面的墙壁戏剧性地挥了挥手指。天鹅绒扶手椅从一个堆满了衣箱和围巾的角落里朝前滑出来，原本仍在扶手椅上的燕尾服像一个影子似的飘起来，听话地自动挂进了衣橱。

“请坐，”赫克托说，“恐怕不如楼上的那些椅子舒服。”

“我不能说我赞同这样的表演。”穿灰西装的男人说。他脱下手套，用它们掸了掸椅子上的灰，才坐下来。“通过作假玩弄小把戏，制造幻觉。收取门票。”

赫克托把沾满粉底的纸巾轻轻地扔在一个堆满了刷子和瓶瓶罐罐化妆油彩的桌上。

“观众里没有一个人有一秒钟相信我在那儿做的事情是真的。”他指指舞台的大体方向说。“这正是魔术的美感所在。你见过魔术师打

造的用来完成最平凡表演的那些装置吗？他们是一群披着羽毛、试图让大家相信他们会飞的鱼，而我就是一只在他们中间的鸟。观众不明白个中的区别，但他们知道我更精于此道。”

“这并不会减轻这种行为的轻浮意味。”

“这些人排队来被迷惑。”赫克托说。“我能比大多数人更轻易地迷惑他们。让这样的机会溜走似乎是一种浪费。而且收入可能也比你想要的要高。你想喝点什么吗？这儿的某个地方藏着几瓶酒，虽然我不完全肯定这儿有杯子。”他推开一堆报纸和一个没有鸟的鸟笼，翻找着桌上的东西。

“不，谢谢你。”穿灰西装的男人说，他在椅子上动了一下，把手放在拐杖手柄上。“我认为你的表演很有趣，观众的反应也有点意思。但你在精确性方面有所欠缺。”

“如果我想让他们相信我和其他魔术师一样假的话，我不能做得太好。”赫克托笑着说。“谢谢你来并耐着性子看完我的整场表演。我很吃惊你竟然出现了，我都已经开始放弃希望了。那个包厢，我为你保留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不经常拒绝邀请。你在信里说你想给我一个提议。”

“是的，没错！”赫克托猛地一击掌说。“我希望你有兴趣参与一场比赛。我们已经太久没有比赛了。当然，首先你必须见见我的新徒弟。”

“我本以为你已经放弃教人了。”

“是的，但这一次的机会我无法抗拒。”赫克托走到一扇大部分被一面立镜挡住的门边。“希丽娅，我最亲爱的宝贝。”他朝毗连的房间喊道，接着又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女孩出现在门口，相比较周围又旧又乱的环境，她穿得太好了。除了几缕从辫子里跳出来的不听话的卷发，所有那些缎带和花边，让她完美得有如商店里簇新的娃娃。当看到父亲不是

一个人在时，她犹豫地在门口停住了。

“没关系的，亲爱的。进来，进来。”赫克托对她招招手说。“这是我的同事，不必害羞。”

她走近几步，行了一个标准的屈膝礼，裙子的蕾丝饰边扫过陈旧的木地板。

“这是我的女儿，希丽娅。”赫克托把手放在女孩的脑袋上，对穿灰西装的男人说。“希丽娅，这是亚历山大。”

“很高兴见到您。”她说。声音轻得有如耳语，音调比她这个身量的女孩低。

穿灰西装的男人礼貌地朝她点点头。

“我想让你向这位先生展示一下你的本事。”赫克托说。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拴在长长表链上的怀表，放在桌上。“开始吧。”

女孩的眼睛瞪大了。

“你说我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做那件事。”她说。“你让我保证过。”

“这位先生不是一般人。”赫克托笑着回答。

“你说没有例外。”希丽娅反驳道。

她父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一把捏住她的肩膀，严厉地盯着她的眼睛。

“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他说。“请向这位先生展示一下你的本事，就像你上课时那样。”他把她推向放着怀表的桌子。

女孩认真地点点头，把注意力转向怀表，她的两只手叉在背后。

一会儿之后，怀表开始在桌面上慢慢地打圈转动，表链也被拖着在后面呈螺旋状打转。

然后，怀表从桌面上升起，飘到半空中，停在那儿，仿佛是浮在水上。

赫克托留意着穿灰西装男人的反应。

“令人印象深刻。”男人说。“但相当基础。”